

傷麟閣說部紀念叢書之二

斷鴟記

公愚

● 上海進益出版部發售新書 ●

陸安記遊文便覽

編纂 洋裝一厚冊

實售銀三角二分

陸起洋寫景詩髓

洋裝一冊

實售銀二角

蘇州病梅青燈館詩話

病梅

洋裝袖珍本一冊

洋裝袖珍本一冊
實售銀一角

陸虛舟輯中國故事

初編一冊

實售銀一角二分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初版

一斷藕記全一冊

(每部實售銀肆角)

著作者 吳縣陸五洲
校閱者 蘇州病梅
發行者 傷麟閣

印 刷 者

惠爾登印
上海吳淞路C二六四
電話北一
隔壁三

總發行所

進益
上
隔壁三

分 售 處 各省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

題詩

題斷藕記說部

痛史君能記傷心各自知柔腸容易斷和淚讀新詞

題斷藕記說部

生小嬌癡不解愁年來也覺淚難收書中人物曾相識似有儂家在裏頭

自題斷藕記

萬丈愁絲縛瘦腰當年不信有今朝替人垂淚悲紅燭盪氣迴腸咽紫簫生
富性情多患難死餘骨月太蕭條書中言語胸中恨夜雨蕉窗坐半宵
痛史家庭痛恨深友朋也賦白頭吟多情寡義情難恃朗月清宵月易沉夢
覺從新諸事作兒殤依舊百憂侵乾坤重闢光明路好慰書中孝女心

難得堂前阿母慈苦心一片早相知紅絲謝却俗人引白玉琢成明訓宜不信
清門終祚薄爲逢濁世更心危女貞花好休孤負弟妹多情共護持

筱舟

新邨

五洲

新書著罷復題詩。陸費當年合一支。憂患悲君原憔悴。聰明誤我亦情癡。相憐同病心先碎。獨寫孤衷涕欲滋。水複山重疑斷路。花明柳暗卽于斯。

題詞

蝶戀花 題斷藕記說部

蘇州病梅

莫說翩翻離網罟。且拿眞情曲曲描。來苦著出稗官書一部。憐他同調爭先覩。有話書中人盡吐。把卷燈前鬢同人。敘快剪幷州隨手取。爲君剪斷愁如縷。

鳳棲梧 自題斷藕記

五洲

一部新書和淚作。(去聲)小說稗官。莫道無憑據。覆手爲雲翻手雨。山盟海誓尋何處。天與多情愁亦付。往事重提都是傷心語。萱草北堂春欲暮。願君珍重前程路。

苦情
斷藕記全集

目 次

- | | | |
|-----|----------|----------|
| 第一回 | 感真情雅贈癡人號 | 斷絮語急催校務忙 |
| 第二回 | 疑雲疊起邀請追隨 | 思緒紛生夢魂顛倒 |
| 第三回 | 慕風雅病榻獻新詩 | 悲別離昏燈思舊友 |
| 第四回 | 雲哥小字大母愛心 | 肖子別名寡親厚望 |
| 第五回 | 慰離愁旅居頻顧問 | 痛失怙孤露獨奔喪 |
| 第六回 | 枕塊寢苦唁書魚貫 | 忌才造謗宵小氣聯 |
| 第七回 | 賢士隱校長太糊塗 | 古道亡羈人增感喟 |
| 第八回 | 春生病楊倩女離魂 | 月滿滻江嫦娥下降 |
| 第九回 | 談舊情一笑判真偽 | 結新好兩心似漆膠 |
| 第十回 | 寄言情札頑母疑心 | 下逐客令惡奴媚主 |

- 第十一回 俠奚似順道訪伊人 好費叟婉言規阿姊
第十二回 情義完全不辭萬苦 信疑參半難解千愁
第十三回 奉藥湯陸慰慈仗義 索香帕韓荷馥移情
第十四回 大澈大悟斷藕警心 憒喜憒悲築亭思姪
第十五回 遭嫉視宿願化雲煙 讀贈詩新知陪涕淚
第十六回 毫無希望母女病狂 別有傷心家庭痛史

第一回 感真情雅贈癡人號 斷絮語急催校務忙

緣陰清晝燕睡香沉一所小小院落主人書室是一箇軒子窗明几淨右史左圖雖無多物裝點收拾得十分整潔軒外榴紅似火隔簾透明鮮艷可愛流鶯時啼一聲聲足破岑寂主人素性靜穆不愛紛華星期無事便沈潛其中披閱典籍不與俗人往來一年四時習以爲常此際正在整襟危坐與古人相晤意得神往榴影鶯聲任其自妍自好置諸不見不聞俄而起身易取架上書瞥見簾外有人隨口問了一聲是誰答道是我又問何事答道有客來訪又問是誰回說是一位不相識的小姐主人哦了一聲微露驚訝之意隨又喚道白髮公公你去問他姓甚從那裏來的霎時回報說是靜安寺路奚家的親戚主人聽了忙笑應道哦哦原來是他快請他進來嘴裏雖如此說脚下早已掀簾隨着那進來通報有客來訪的白髮公公迎將出去霎時

賓主二人含笑携手走進軒中坐定。主人將電鈴一按，玲玲之聲未絕，即走進一箇伶俐活潑的侍婢來。約模有十四五歲，向客人凝神略略打量一下，笑盈盈地喚了一聲：「小姐！」便問主人何事。主人斥道：「癡丫頭！客來快烹茶去。」侍婢不敢怠慢，應聲卽去。客人笑道：「雲哥，嫉俗如仇，不謂嚴厲御下大有官派氣味。」主人發急道：「你又來了？」初次相見，談鋒若刺，逼人太甚，只得默然領教。又說：「人是啞兒，撘架子，面嫩，易害羞，教人開口不得，閉口不能，託詞而遁，還要堅訂後會之期。足見相愛多蒙不棄。今日固然翩然下降，不好好的談心剖腹，憑膽披肝，一肚皮不合時宜，互相傾倒，滿胸襟難消惡氣，互相展抒，一開口就是老調舊恙，復發莫怪。我要下逐客令了。」說完，喜孜孜地將雙手向客人肩上推了兩推，客人的身子便乘勢側了兩側，佯嗔道：「乘興而來，敗興而去，悔煞此行。雲哥，你這人真無情呀！你若是有情，便不是這樣辦法。吾去了，吾去了，此生此世永不相見。到底看是誰對不起？誰說着，沉下臉，真箇。

立起來要走了。主人當他真動了氣急了忙抱住他的玉臂。嚷着道：「什麼無情有情？什麼辦法不辦法？你愛我到我這裏來。吾旣受你的愛，殷勤接待你。進來吾自生二十一年從未會肯做過負人的事。吾的心吾自知怕人不知。你旣愛我，你便要知我。你旣愛我而來，便不應棄我而去。去不去由你。不知知也。由你但是你旣愛我在先，便不應以棄我作結果。你今不知我心棄我而去。你當初何必愛我多情却被無情惱。吾是處被動地位。今番就算我惱了。你也是你惹我的。你若當真要去，吾就從今以後一輩子不拿真情向人。吾向你陪箇不是。求求你就原諒我罷。說時便將雙膝跪下。此時客人的右臂尙被主人緊緊抱住，動顫不得側目瞥見癡態，意良不忍，只得轉身回過臉來，將左手挽着主人道：「你這人真是一箇癡人。」說了一大篇癡話，借題發揮大發牢騷。連我一句也不懂。你不要我去，你便快快起來，好好談話。主人見客人說不去，教自己快快起來，曉得他並未動氣，將心中一塊石頭放下。

轉笑着向他要求道。好妹妹你要我起來請你先對我笑一笑表明已原諒。我客人聽了不覺好笑起來說道吾笑了你有什麼好處主人見他笑了益發得意起來立起來涎着臉道這便是我的好處此際猶未見侍婢進來賓主二人糊鬧了一陣也不在意復坐下待說些正經正如一部廿四史不知從那裏說起還是客人先開口問道你鎮日價教授辛苦星期休息日不出外尋伴遊散還在此默默用功聽說你不善交際茫茫此世知我其誰與其同不知者虛與委蛇作無謂周旋徒悶身心不如孤另另玩死人言行獨味古道亦難怪你呢說罷就隨聲嘆了一口氣主人皺皺眉道是呀真是知心之言隨又嘆了一聲道何以彩石還不將茶來正欲掀鈴傳呼忽見侍婢手捧茶盤急急地趨入軒內嚷着道雲官白髮公公不見了主人道胡說侍婢一頭奉茶一頭稟告道奴去烹茶白髮公公見了他就說你來代我守門吾代你去冲些開水來好快一點省得你生火煎起來很費時的隨又自言自

語道。主人年輕在外國學堂裏教書學了洋派專吃些冷開水。累得客來熟茶也沒有吃。像他無人往來若是做了孟嘗君食客三千來一箇煎起來真要用三千箇僕婢來烹茶恐怕還沒有如許多的爐子水壺哩。他嘴裏嚙哩嚙嚙脚下儘管不動被奴催急了說早知你老人家如此慢慢地吾自己老早可以烹好了他見奴發極就急急地走了嘴裏還在嘰咕道小丫頭看你從懷裏長大起來現在倒要管起我老頭子來了真正豈有此理。主人都看重我叫我公公小丫頭敢強出頭顛倒起來現在的世界真不比從前一日不像一日了。奴曉得他年紀大了歡喜多說多話。嚙嚙纏頭不去理他。他去了多時不見回來奴心裏十分焦急後來阿呆來了奴叫他快去沖開水。阿呆已回來了他還未回。豈不是不見了麼。奴現在再去守門叫阿呆去敲腳。爐蓋尋他的祖父隨又向客人道小姐奴未曾見過。恕奴不懂規矩緩送茶點。有慢佳客。奴主人輕易不肯與人相見人也不知奴主人賦性清奇徒慕。

外表今見奴主人與小姐十分殷勤。自是知己好友雅人不計俗小姐定不見怪。客人笑贊道：好姐姐真不愧是他的雅伴。你說吾們是知己好友，他的知己還要讓你居先哩。主人不覺莞爾道：小婢無知，敢在佳客面前弄舌。主人念白髮公公多時未回，恐怕被車子撞倒，心中頗爲納悶。飭彩石去叫阿呆尋覓。彩石答應未走，忽聞白髮公公在簾外高聲呼道：彩石學堂裏有人來請雲官，立刻快去校長有要事面商。愈快愈妙，遲恐有誤。主人聞之不勝驚訝。自忖教會學堂星期是守安息日的，無論何人一概不理事務。何以見喚？真是奇事。既被急催不能耽擱，只得急挽客人同出，無暇叮囑一聲珍重。

登車分道而馳。正是：

甫喜佳賓剖心腹，忽驚驚事費猜。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疑雲疊起邀請追隨

思緒紛生夢魂顛倒

主人既抵校。直趨聚會室。不見有人退出。遇見四五箇中學班的學生。緩步唱歌。怡然自得。不像有事的神氣。陡然撞見這位心中有事的先生。滿面疑惑。女孩兒家天真爛漫。他們的年紀雖然比先生差得不多。因這位先生是一箇國文教師。道德文章素著。信仰全校學生。無論大小。莫不佩服。另眼相看。十分恭敬。此時不期而遇。豈肯怠慢。一箇箇垂手整容。鄭鄭重重。喚了一聲。費先生。費先生便問道。校長在那裏。他說有要事。叫人來呼我面商。你們知道麼。他們答道。不知。有一箇最大的學生說道。校長剛同幾位朋友出去聚祈禱會。校中並未聽見出何事。安息日好端端有何要事商量。這又奇了。費先生莫明其妙。離開學生去。問那幾位在校的同事。都說不知。又去問校役。都說未曾到府相請。再打電話向祈禱會裏去問校長自己。又說並無此事。費先生咄咄連呼。道是怪事。正欲返寓。剛出校門。忽遇一人。像是人家的僕役。向費先生問道。先生。有一位費先生在校麼。費先生道。就是我。你是誰。

家的。有何事。此人回道。是靜安寺路奚家差來的小人。是奚家新用的。有信在此。即從懷裏取出。呈與費先生。費先生拆開。雪濤香箋。小字簪花。但見上面寫道。

有要事。千祈從速過我一談。愈速愈妙。遲恐有誤。匆匆不宣。

雲哥青鑒。

妹似手白

費先生看畢。一疑木破。一疑又來滬地繁華叢生。萬惡無奇蔑。有不得不善。自謹慎以免遺誤。脚下立定心頭。打量足足呆了好幾分鐘。深恐落人圈套。及翻覆細玩。字跡又分明。是奚家小姐奚似的手筆。既被急催。不能耽擱。只得雇車飛奔而往。直抵奚家大門。停下付了車資。將門上電鈴急按。忽聽得洋台上一片笑聲。燕語鶯啼。清妙悅耳。抬頭一望。見奚似正同着幾箇學生裝的美人在上倚欄相迎。素昧平生。居然凝睇。一箇箇滿面春風。表露着歡迎之意。費先生驀地裏看見許多生人。頗覺不好意思。俯首不則一聲。十分。

偏促。僕婦將門開了。含笑說道。雲官快點請上去。吾家似小姐同幾位客人等子一歇哉。費先生走上樓去。衆美人已在扶梯上面含笑相待。相隨走進奚似的繡閣。由奚似一一爲費先生介紹。一位是蘇州來的莫慈娥。一位是無錫來的甄題銘。一位是餘杭來的舒宣蕙。一位是舒宣蕙的妹妹芳名叫雪痕。也是從餘杭同他姊姊一起來的。還有一位姓秦名悟雲。無錫人。新從南洋回來的。約模有廿六七歲。雅淡清閒。丰韻別具。奚似說他到南洋去當了五年教員。經驗十分充足。現在省親歸來。順道相訪。以盡世誼之情。不久就要往北京去的。餘者俱是奚似的。髫齡舊交。相約來滬參觀學校。預備下半年投考的。五人生長異縣。一般是體態輕盈。丰神灑落。冰肌玉骨。蓮臉柳眉。費先生飽餐秀色。饑渴渾忘。自念初見奚似。以爲實勝過我那荷馥妹妹。及見陸慰慈蕙心蘭質。花容柳腰。海上仙姝。惟我獨尊。一切的妙處。實在難以形容。若不是有荷馥在心。不能孤負慰慈。既切心愛。我感恩報德。我自然。

要同他結一箇生死知己同心好友初次相見的一番神情早已使人可爲感泣今日他又殷勤相訪言語投機無端打斷絮語未曾暢叙衷曲然而知心之言正不在多聽他說我不善交際甘心獨處的一番話好像已深知我的苦衷起先說我借題發揮大發牢騷又似已知我的傷心史他說難怪我不願同俗人周旋休息日還是孤另另獨自用功與古人相晤不去尋伴遊散先又說茫茫此世知我其誰咳慰慈慰慈你這論調是爲你自己發的還是爲我發的若是爲我而發豈不是將我那荷馥妹妹已輕輕加了貶詞麼咳荷馥荷馥你到底要受他的貶詞麼情勢至此我實不得而知雖然我爲了心中有你終不免孤負慰慈慰慈你是一箇聰明絕頂的人你旣贈我癡人之號當然知我一切總能原諒我你千萬莫說我無情義要知情義能專歷久期而不減經萬劫而不磨乃能算是真情義我的情義已有所屬那見異思遷的勾當想你也一定不贊成的咳顏色誰不生愛女孩兒家結

交。閨友往往注意才貌愛好天然非我獨異卽如目前衆美雖係初次相識他們一簞箇都切心推愛於我我自然也知感激可恨我情有獨鍾古井之水波瀾難生我旣富於感情當此落漠淒涼之境徒增煩惱教我如何周旋呢又想到慰慈對己發慨言時末了重重地嘆了一口氣分明是深致憐惜之意當時旣已許爲知心此際回溯其味無窮又不止可爲感泣了思緒紛生無可擺遣不覺長嘆一聲費先生獨自凝思出神入化衆美殷勤談笑俱未知覺奚似見他木然痴坐微察他的心理頗爲悽惋恐被人好笑剛待喚他聞他忽發長嘆忙問道你可是在疑猜那冒名校長邀請的奇事麼吾來代你打破疑團費先生經他一問方知夢初覺自愧癡妄不覺面紅耳赤囁嚅難答見天色已晚急欲返寓衆美不能強留由奚似訂定明日散學後重來之約費先生答應了奚似同衆美始各欣然歡送下樓奚似命自家包車送費先生歸去費先生旣返寓賞了車夫上了臥樓已是疲極說不用晚膳